「怪人」麥正

月前談到「文藝青年輩」，老友見面，都說：你掛漏甚多。其中之一，就是「怪人」麥正。麥正的畫，一直給我的感覺，有鄭家鎮風，甚至他早年的漫畫，以至意境和趣味，都有相當的近似。

忽然在去年的某一天，他舉行個人畫展，奇怪他作畫的風格，與在港的對象，十居其九是花卉，淡彩，形態，與意境，纖毫畢現，刻意玲瓏。看得出作畫的工具也夠不拘一格的。他已然有大胆的突破，別具一格。

細想又唏嘘。這「忽然」之間，已經相去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中，我們各爲自己的理想奔忙。我們的志趣，生活和實踐，也經受歲月的磨鍊。

眞個是「歲月催人老」！他參與鄭家鎮等人創辦的「漫畫世界」期刊的時代，他受鄭家鎮的影响至深。十多年前，他在半山上經營了一個花圃，地廣，還有池塘。在花卉節場中，他也板貫自己手栽的盆景，他與嫂夫人常常親力親爲，駕駛着破舊的小貨車來回運送。我也曾想，麥正老兄大概想在晚年安心做個「花農」。

「正圃居士」在報刊上出現時，所寫的「花草蟲魚」是那麼的精微，令我猛省起「人不可貌相」。原來多年的默默耕耘，成就不在於「花草蟲魚」，而在于身體力行中所得的眞知卓見。今天，麥正以「漫流」會長的姿態出現藝壇，又是一個飛躍。「漫流」互展時，因打點老友的喪體，忘了致賀，「秀才人情紙一張」，聊表寸心！

紐約唐人街

在旅程中的生活，跟在香港當然是有很大分別的。

這個多月來，自己只留過在香港兩三天，但其他時候，其實依然是東奔西走到處去的。所以停下來在同一個地方的時間，難得超過一個星期以上。

比較住得長一點的，就只有在紐約而已，到了紐約剛兩天，就是當地華埠鐵圈門前發生驚人血案的日子。

我每到一處，但例少到唐人街來住，是因爲自己在各地認識的朋友，在唐人街作活的，總比較少。

特別是紐約，十多年來都知道那地點頗有些問題。

大約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初次到紐約，根本上不知道當時中，他也被槍殺了，在自己的區域內，很是威風。

但有一回，因爲我想到相隔不過一兩個街口的夜總會去逛逛，他却立刻帶了槍枝，然後敢動身。據他的解釋，因爲那夜總會並不是他的「地頭」，剛剛在他「管轄」範圍之外云云。

那一夜我過得很不安。

醒二

筆隨客窗

歡齋

中國方言多國語亦雜

編劇家海滴、食評家梁多玲，她們都是粵人，國語都說得好。粵語話劇「吾妻正斗」給海滴改編得出色，此劇將在北京演出，改用國語，我對海滴有信心，相信在對白方面亦精采。

星期日在朋友家進膳，由于嫂夫人的自拍「空運」了一條鯽魚，朋友乃鳴電話了。聽中電說機正播香港產品在上海展覽時的紀錄，聽到上海方面有關者說國語，很感刺耳，他們即不如海滴與梁多玲，更不能與香港電台的粵人鄧女士比，她說得夠標準呢。

我對朋友說：「還是聽粵語順耳，那些外省人的普通話我要使勁聽，上海人所謂『吃力』。」朋友即稱乾脆用「國語」兩字，全世界各國的代表語都稱國語，不能因爲台灣方面首先用了而不接受。其言有理。以香港新聞界言，粵人不能說國語的還是多數，甚至偶有不能聽者。本報方面我所常接觸者中，莫老總與茗翁兩位說得流利。在他報有高學逵兄，但他太太梁良伊大姐還說得標準呢！女性是較有言語天才的。

幾年前有位日本記者能說一口很好的中國國語，他提到在中國大陸上採訪很困難，由于每一要人都有他自己的「國語」，「國語」太難。」此點內地不予否認，電影「西安事變」中卻有多種「國語」。有一小輩曾去日本，他說：「香港各衙門裏中國國語最普及的莫是日本通事館，東洋人令我們中國人愧死。」我相信其言並不誇張。

醒二

醒二詩詞

生查子

球場騷動

美洲墨西哥，亦有此騷動。
踩死十多人，半百人傷重！
騷動發生時，何分國和種？
各國的球迷，同樣情洶湧。

力疾感言

酷熱之下奔波勞碌，「鐵人」也垮了，「長青樹」變了條「失水藤」——乾枯無力。我病了。

明知不小心會感冒，明知病倒了仍要工作，而且帶病時做事比做人更辛苦，但我還是大意了。

一家兩口掛着眼淚鼻涕（傷風症狀），頂着超越正常體溫的熱度，白天出門工作，晚間，母子兩人各據沙發一角靠在那裡喘息。情景可憐又好笑。

問兒子要不要看醫生？他毫不考慮的答稱：唔駛，食多兩次『感冒青』就掂搞。」

哈，虎母無犬子，端的頑强，硬是要得。

業內活動敘會上，行家用同一句話叫我看醫生，我也回以多吞「感冒青」即安。

無意在此賣廣告，事實我靠這種漢藥自療過好幾次，每次都在一兩天後，又變回一條「好漢」。

「大病梗係要睇醫生啦」這句廣告對白說得沒錯，但，剛發作的感冒，雖然它來勢洶洶，却不會難倒我。我一向不興依賴醫生，普通小病，我常常能「診斷」出成因，買點藥，或煞點草藥吃吃，一覺醒來又是生龍活虎。

我的體質不算一流的硬朗，自攜小病原因是不大光顧醫生，身體沒有依賴藥物的習性，抵抗力便逐漸加强。

老朋友見面常誇我「駐顏有術」，問我有什麼「秘方」？我想，如果我看來眞的不似實際年齡而蒼老，很可能與少病有關。

心境方面，別將得失看得太重，不依賴醫生一樣去醫裸獨立能力，衰老便難有機會可乘。

醒二詩詞

球晶水

李英

世情話

羅隼

補壁

友人善書法，特別爲我書寫尺幅墨寶，供草舍補壁，寫的是：

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

這個內容很有意思，眞交友三誡，有道胸懷的人，才眞是君子之交。世人的毛病，往往喜聽好話，容不下別人的批評，忠言逆耳，苦口良藥是古訓，但又有多少人肯聽肯食呢？喜聽奉承讚美的話，雖言不由衷，總聽來舒服。

不要說「非我」，就是稍有微詞，忠肯批評，有量度的人，思過覺得對自己有所驚醒，才會當有教于我。

但有許多人聽有人批評便以爲有意難爲折台，還有雅量當金玉良言麼？當師友麼？在下有時亦受不了。

至于諂諛者，往往奉迎拍馬，見人稱高，你說一句「好」，他說有「水平」，你說「奴才」，他說「該死」，你說「快哉此風」，他說：「詫你鴻福」。有人樂意聽，但多聽這樣的話，會足使自己目無一切，以爲天下老子第一，這樣做人，眞是朋友見到都怕，不是賊是什麼？

海角噴吹

茗翁

兩類報紙

一位留學外國，讀過新聞系的朋友說：世界各地報紙形式，不外兩大類：一類是民營私報，一類是政府公報。

茗翁寫稿三十多年，却未讀過新聞系，不懂得新聞系的分類，聽朋友分類，猶如「發現新大陸」，樂得「臨老學吹打」。

據朋友說，「家報紙是民營私報與政府公報，一些政府公報，係以「民營私報」面孔出現；但另一些民營私報，幾十年來，一直以爲一家報紙，由立場到性質，都是複雜的；想不到要分類，如此「迎刃而解」！

坦白說，朋友說得很有道理。香港某些民營報紙，多姿多采，立場就像「香港政府憲報」，替港府「解釋政策」。

很同意朋友的意見：如果一家報紙之鼻息，儘管目前「銷數最多」，終會越來越喪失讀者擁護；如果本來不好銷數不好，如果還以「政府公報」或「政府憲報」自居，簡直「壽星公吊頸」。

港大港物

離境稅

近日傳聞出入羅湖、深圳，旅客都要繳付離境稅，老方家在深圳，對這則消息最爲關心，他道：「我每天都要出入一次，到九龍上班，如果出要繳離境稅，再加上車費，豈非皮費很大！」

老方當年因爲本港樓價太貴，於是在深圳置業，同時把鄉間的家人也接到深圳同住，初時以爲只多付自己出入的車錢，在深圳實樓除笨有精，現在他覺得條數不易計了。他道：「港府放出聲氣，徵人頭稅在十五元以下，深圳方面，新聯檢大樓的投資港商說收離境費事在必行，官方則吞吞吐吐，一時說不收，一時又說暫時不收，這是否意味遲早也要收？但奇怪的是，海關收費措施，爲什麼竟是由港商出來發佈消息，反而官方不予正式公佈？」

依我亞八所知，新港澳碼頭，也是由港商投資興建的，但是，使用碼頭的旅客須付多少費用，從來未聞投資商人發表過一句意見，可是表官方發號施令，雖道他有徇賜上方寶劍乎？

醒二詩詞

生查子

球場騷動

美洲墨西哥，亦有此騷動。
踩死十多人，半百人傷重！
騷動發生時，何分國和種？
各國的球迷，同樣情洶湧。

醒二

紐約唐人街

風花雪

玲瓏八面

醉君

力疾感言

一直唱着淒涼的小調

尚京專欄

蘇聯新頒「禁酒令」

蘇聯是一個禁酒的國家，過去也頒佈了禁酒令，對酒類的銷售和在公衆地方飲酒，有嚴格的規定，例如，禁止在上午十一時之前賣酒（也就是禁止這個時候之前在公共地方飲酒）。但是，雖然有這樣的限制，但飲酒的人仍然很多，因飲醉酒而喪命的人也很多。於是，蘇聯當局就不得不進一步頒佈更嚴格的禁酒令，將禁止賣酒時間延長三小時，即在下午二時之前禁止賣酒。

蘇聯之所以如此嚴格執行禁酒令，主要是因爲它目帝俄時代至今，有大約一千多年的歷史，都受到酒精中毒的禍害，非禁不可。

天窗

如程

一直唱着淒涼的小調

尚京專欄

蘇聯新頒「禁酒令」

志之竟未

眼焦點

士菲

穿衣

牛

徐翼

大塊小品

山楂奶皮卷

關係國家安危之袁崇煥

春不

雜鈔

偶然

情海微瀾

情詩一束

好像很堅決

小英

每天
都來看你
無論是晴天
雨天
或是大風的日子
無論我心情好
心情壞
無論我健康
或者疲倦
有時我說不來
說我太忙
說我太累
說我富要換個情調
我說不來不來
好像很堅決
可是我還是來了

問題女士

方王

伊人要把老公罵，何也？

女人夏天防色狼

又要臨老學吹打，幹嗎？

八卦妹拍下心口

做紅娘唔使怕差

歡樂家庭

家庭衛生講座

主講者：陳醫生

柳梅

花木

希望仔好仔乜又好

要重視孕期營養